

·专题研究——移民与美国·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对移民同化的省察与“熔炉”的重塑

梁春艳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20世纪初,在关于移民和身份的话语中,赞格威尔的“熔炉”理念是应对美国不断变化的国内外条件的关键性修辞策略。该理念在提出之初,是一种体现了民主平等精神且兼具现实性与虚构性的移民同化话语。在经历了来自政治光谱不同立场的现实洗礼后,“熔炉”的运作模式被廓清和重塑,“熔炉”的准入门槛被限定。在爬梳“熔炉”理念流变的过程中,理清了其发展脉络和不同面相;也打破了《1924年移民法》象征着“熔炉”失败的刻板印象。

[关键词]熔炉,外来移民,同化,理念重塑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3)22-00023-10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涌入美国的移民潮中,东南欧人取代西北欧人成为最大的移民来源群体。这批移民在人种和文化特性等方面,都与美国主流社会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解决他们的同化问题,美国社会与思想界提出了多种方案,“熔炉”理念就是其中之一。学界关于“熔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熔炉”理念的内涵及争议、“熔炉”的符号意义,以及“熔炉”作为分析工具的作用等方面。^①关于“熔炉”与同一时期美国社会运动和思潮的互动则较少关注。现有的学界成果已表明,除赞格威尔提出的初始含义之外,“熔炉”还有其他多种解读。这种多样性的认知,反映了“熔炉”思想的内涵一直在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使用者的立场而变化。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

“熔炉”与社会运动和思潮的横向互动入手,纵向理解“熔炉”理念的发展变化,以期推进学界对它的进一步认识。

一、“熔炉”在美国同化叙事中的初始含义

美国内战后到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生产领域劳动力缺口变大,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人员流动加速。而彼时的欧洲国家,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加速了农业经济的瓦解,就业市场“过剩”劳动力人口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欧洲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入美国找寻生计。据美国

^① Horace James Bridges, *On Becoming an American: Some Meditations of a Newly Naturalized Immigrant*, Boston: Marshall Jones Company, 1919; 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n: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Gary Gerstle, *American Crucib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arah Wilson, *Melting-pot moder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Henry Pratt Fairchild, *The Melting-Pot Mistak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6;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Philip Gleason, “The Melting Pot: Symbol of Fusion or Confus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16, No. 1 (Spring, 1964), pp. 20~46; Horace 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 II: 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Nation*, Vol. 100, No. 2591 (Feb., 1915), pp. 190~220; Rudolph J. Vecoli, “Return to the Melting Pot: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ightie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5, No. 1 (Fall, 1985), pp. 7~20; Tim Prechal, “Reimagining the Melting Pot and the Golden Door: National Identity in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Literature”, *Melus*, Vol. 32, No. 1 (Spring, 2007), pp. 29~51. 黄兆群:《熔炉理论与美国的民族同化》,《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高鉴国:《依然是熔炉——论美国民族关系中的同化问题》,《世界民族》1998年第3期;余志森:《美国多元文化成因再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伍斌:《历史语境中的美国“熔炉论”析论》,《世界民族》2013年第3期;张杰:《美国“熔炉”不熔:奥巴马政府时期拉美裔移民问题探究》,《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3期。

人口普查局统计,在 1880—1920 年,进入美国的移民约有 2300 多万,是 1820—1880 年迁入美国外来移民总数的 2 倍。值得关注的是,这波移民多以东欧和南欧人为主。到 1896 年,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超过了美国入境移民的 50%,此后东南欧移民人数一路飙升,到 1910 年时,这一比例已超过 80%。^①

东南欧移民以农民为主,经济条件差,不讲英语,且大多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的到来使美国的民族与文化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强。这些人显眼地聚集在大城市的民族飞地里,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身体素质等方面与早期到来的西北欧移民不同,美国主流社会对于无法吸收他们的焦虑感也在加剧。社会上层建筑管理与经济基础变革趋势相互脱节,引发的各类问题——市政腐败、社会犯罪、贫民区泛滥、失业率提高和城市环境恶化等,也被归咎于东南欧移民。此外,依照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理论,所有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被认为是劣等种族,他们与美国盎格鲁白人通婚,最终会导致白人血统纯洁性的丧失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命运的终结。^②因此,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排斥外来移民的高潮。^③主张限制移民的人,敦促国会关闭移民入境的大门。

但是,与此同时,世纪之交美国经济繁荣,以及当时美西战争等军事胜利,引发了民族主义自信的激增,有力地强化了美国可以欢迎和同化所有已经来到美国的移民的传统观点。至于城市化导致的不良问题,主张自由移民的人认为,那些问题不仅与新来的东南欧移民无关,与之相反,他们恰恰是城市问题的受害者。^④这一时期,面对移民问题,公众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产生了一定不确定性,时代需要一个方便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符号,来更有力地处理整个复杂的事务。^⑤

值此迷茫混沌之际,英国犹太裔剧作家伊斯

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舞台剧《熔炉》闪亮登场。它戏剧性地将美国比作“熔炉”,用“熔炉”意象模拟了移民的同化流程,并提出了一种广泛的美国国家意识思想。^⑥其实,“熔炉”理念在美国并非新生事物,早在 18 世纪末它就已在美国人的意识里生根。1782 年,移居美国的法国人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出版了《一位美国农夫的信札》,其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所有国家的人都融合成一个新的种族”的地方。在这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个人都被融化成一个人类的新种族……他们把所有古老的偏见和习惯抛诸脑后,而从他们所具有的新生活方式中,他们所遵从的新政府中,以及他们所在的新的社会阶级中,接受了崭新的风俗习惯”。^⑦克雷夫科尔这种美国人是由移民融合为一个全新的种族的观念,被后世学者视作 20 世纪风靡美国的“熔炉”理念的雏形。

19 世纪中叶,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进一步扩展了这种“新种族”的范围。爱默生在日志中将美国比作“熔炉(smelting pot)”,“欧洲部族的、非洲的、波利尼西亚的,所有这些种族的能量将会在炉中聚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种族……它将像从黑暗时代的熔炉中诞生的新欧洲那样充满活力”。^⑧和前人相比,爱默生的想法显然更具包容性。在他的理念中,“新种族”不但包括白人,也囊括了非洲人和太平洋岛民波利尼西亚人。其后,更有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称:“你不可能在不洒下整个世界的血的情况下,洒下一滴美国人的血。”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美国人融合了全世界的血统。^⑨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 1893 年关于美国边疆的著名文章中写道:“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被美国化、被解放,并融合成一个混合种族,既不是英国人的国籍,也不是英国人的特

①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110-111.

② Alan M. Kraut, *The Huddled Masses: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Society, 1880-1921*, Wheeling,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Inc., 2001, p.175.

③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Princeton: Harper Perennial, 1990, p. 265.

④ Arthur Mann, *The One and the Many: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Ident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06.

⑤ Eric F. Goldman,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A History of Modern American Refor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6, p. 61.

⑥ Neil Campbell and Alasdair Kea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150.

⑦ 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3, pp. 63-64.

⑧ Ralph Waldo Emerson, *Emerson in His Journals*, ed. by Joel Por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47.

⑨ Herman Melville, *Redburn*, New York: Penguin, 1976, p. 238.

征。”^①然而,早期这些学者们关于“熔炉”的话语主要囿于书斋,并未在大众层面得到广泛传播。

赞格威尔1908年首演的《熔炉》似乎抓住了时代精神,让熔炉式的同质性观念迅速走向大众化,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公众对创造同质性社会的思考。该剧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剧院首演后一炮而红,随即在美国数十个城市进行巡演,座无虚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看罢之后,写信给赞格威尔说:“我从未看过如此激动人心的戏。”^②后来他又表示,“我们美国人是坩埚中的孩子”。^③简·亚当斯(Jane Adams)也盛赞,赞格威尔的剧作是对美国的伟大贡献,“它使我们记起这个共和国的创立者们的最高期望”。^④1926年,《文学文摘》刊文评价赞格威尔:“他说了一句话,长期推迟了美国限制移民。”^⑤赞格威尔是否影响了立法进程或未可知,但这一评价也足以从侧面证明《熔炉》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从1909年到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熔炉》剧本每年再版一次,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广为传阅。^⑥

《熔炉》的魅力何以至此,通过了解其剧本内容,我们便可窥见一二。舞台剧《熔炉》讲述了出身于俄罗斯犹太家庭的大卫(男主角),因家人在1903年俄罗斯反犹主义者发动的基什涅夫大屠杀中遇害,被迫逃往纽约投奔叔父。在美国,他爱上了灭门凶手之女维拉(女主角)。得知彼此的身份后,二人历经痛苦挣扎,最终冲破仇恨、种族和宗教的界线,义无反顾地表达了对彼此的爱恋。在剧的结尾处,大卫以在美国这个沸腾的坩埚中找到的灵感,创作了名为《熔炉》的交响曲,来歌颂让他重获新生的国家。

剧中,大卫颂扬美国为“上帝的熔炉”,在这个“熔炉”里,“凯尔特人和拉丁人,斯拉夫人和条顿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黑人和黄种人……东方和

西方,北方和南方,棕榈树和松树,北极和赤道,新月和十字架”都会由伟大的炼金术士(上帝)用“净化的火焰熔化并融合它们”,他们将在这里联合起来建立“人类共和国”和“上帝的王国”。^⑦

由此可见,赞格威尔所陈述的“熔炉”,既是美国国家形象的象征,也是一种兼容并包且非强制性的同化理念。它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一个新的民族、一种新的民族性格正在美国形成,最异质的材料都可以被熔化并吸收到这个民族之中。^⑧台词中对“熔炉”的外在象征意义、内里囊括的素材和熔化方式都做了阐释——“熔炉”是美国的国家形象模型,炉中包括各个种族和各种文化,它们会被上帝用净化之火熔化。至于具体的熔化过程和熔化产物是什么,赞格威尔没有定论。他借大卫之口表示:“真正的美国人还未出现,他只是在熔炉里,他将是所有种族的融合,也许是即将到来的超人。”^⑨不能以明确的措辞和足够的细节来传达关于移民同化的过程和结果,导致“熔炉”存在诸多模糊性,这为其后续被从各种立场进行解读留下了诸多弹性空间,也为“熔炉”话语活跃至今埋下了种子。

其最具争议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熔化方式和熔化成果,“上帝的净化火焰”究竟是如何发挥效力的?在熔炉中,是只有移民会发生变化吗?还是移民和东道国美国都发生了变化?倘如是后者的情况,那么这种变化是与投入大熔炉的各种移民成分的数量成比例吗?^⑩面对这些疑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一种是,“熔炉”将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混合体,以体现出多种元素的最佳品质,这一解读更符合赞格威尔的剧本内容;另一种解答是,“熔炉”接收移民,剥夺他们的文化遗产,使他们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美国人。这种解读更符合20世纪早期

①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Daniel J. Boorstin ed., *An American Primer*,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p. 557.

② Arthur Mann, *The One and the Many: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Identity*, p. 100.

③ Arthur Mann, *The One and the Many: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Identity*, p. 118.

④ Arthur Mann, *The One and the Many: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Identity*, p. 110.

⑤ Robert Joseph Cuddihy, ed., “Zangwill”, *Literary Digest*, Vol.90, 21 August 1926, p.33.

⑥ Laura Browder, *Slippery Characters: Ethnic Impersonators and American Ident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0, p. 149.

⑦ Israel 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5, pp. 184 ~ 185.

⑧ Philip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

⑨ Israel 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5, p. 34.

⑩ George R. Stewart, *American Ways of Lif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71, p. 23.

的美国历史事实。它虽与赞格威尔赋予“熔炉”的含义有出入,但也并未完全脱离其中。这种观念,经过美国历史的洗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熔炉”理念的一种常见解读。

二是关于美国未来是否继续接收移民的问题,赞格威尔在《熔炉》中并未对此明确表态。持支持移民立场的人认为,“熔炉”可以熔化各个不同的种族和民族,所以欢迎移民到来似乎是理所应当的;^①而持限制移民立场的人则认为,不加选择地接收所有移民,将会导致“熔炉”停摆,所以有必要对熔炉设置准入门槛。

二、“熔炉”运作模式和产物的再定义

在与同时代的“美国化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互动和碰撞中,“熔炉”理念的现实悖论暴露了出来,同化过程中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同化目标等方面均被重新定义。

《熔炉》在美国上演之初,由部分社会工作者、移民团体和公民领袖组织并参与的、旨在有意识地促进移民尽快融入主流社会的“美国化运动”正在进行。支持“美国化运动”的人引用了赞格威尔的“熔炉”话语,同时对它进行了修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自由美国化主义者,^②在进行移民同化工作时,将接受移民文化遗产与加速移民向美国规范过渡结合了起来。积极参与“美国化”行动的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Jane Adams)认为,有必要“保留移民过去生活中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③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只属于移民,整个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收益。她指出,移

民经常给这个国家带来各种技能,如果对这些技能进行“明智的研究和开发”,它们可能对美国的生活具有重大价值。^④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呼吁“对每个做出贡献的种族和人民所能提供的最优秀、最具特色的东西进行提炼并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创造出一种统一”。^⑤赞格威尔的“熔炉”理念欢迎新的种族对美国生活的贡献,并赞成新的文化元素加入美国主流,这与自由美国化主义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但也可以看出,自由化美国主义者强调的是文化的“增长”而非“融合”,他们表达了一种对“熔炉”理念进行修正的思想。^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移民对美国离心、对其母国表现出忠诚,让主流社会感觉到美国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凝聚力和团结。威尔逊政府宣布对所有外来移民实行“百分之百美国化”政策,要求移民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任何依恋外来民族亚文化群的“非美国化”思想感情,都被认为是无法容忍的。^⑦

这一系列事件让人们们对“熔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那种认为“熔炉”会自动产生一个新的、更好的美国人的宽容和乐观的看法急剧下降,人们越来越相信,“熔炉”的功能是使移民成为爱国的美国人,仿效先到这里的美国人的模式。一位当时的学生写道:“信奉‘熔炉’这一粗糙而流行的概念的人,要求美国接纳移民……剥去他的文化遗产,把他扔进大锅里,使劲搅动锅,说出‘美国化’这个神奇的词,从神秘的蒸汽中,新创造的‘美国人’就会升起。”^⑧随着美国民族主义的高涨,这种关于大“熔炉”的观点几乎不可改变地被固定下

① Philip Gleason, “American Identity and Americanization”, in Stepha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8;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York: Atheneum, 1963, p. 110; Percy Stickney Grant, “American Ideals and Race Mixtur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95, No. 677(Apr.1912), p. 513.

②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将“美国化”分为两种——自由美国化和百分之百美国化。其中自由美国化主要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官方组织在尊重移民及其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自愿式同化活动;百分之百美国化则是指一战后,由威尔逊政府组织,官方和民间积极参与的针对移民的强制性同化行为。可参见: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York: Atheneum, 1975, pp. 250~251.

③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6, p. 169.

④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p. 177.

⑤ Jane M. Dewey,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in Paul Arthur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pp. 29~30.

⑥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York: Atheneum, 1975, p. 122.

⑦ Gary Hartman, “Building the Ideal Immigrant: Reconciling Lithuanianism and 100 Percent Americanism to Create a Respectable Nationalist Movement, 1870-192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1 (Fall, 1998), p. 36.

⑧ Julius Drachler, *Democracy and Assimilation: The Blending of Immigrant Heritages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p. 233.

来,而“熔炉”应该产生的美国人越来越被“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所束缚和取代。^①在这种情况下,“熔炉”很快成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化”运动的绝妙舆论。^②自此,“熔炉”理念与“百分之百美国化”之间画上了等号,“百分之百美国化版熔炉”诞生。赞格威尔所主张的自由式同化的“熔炉”理念被否定了。^③“熔炉”理念也与移民可以为尚未完成的美国文化做出宝贵贡献的想法失去了联系。^④关于“熔炉”的这种解读,在后世学者的论著中仍能看到使用痕迹。20世纪90年代,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曾表示,“熔炉”过多地暗示了一种强迫同化的一致性,并提醒人们今天美国社会并不欢迎如此多的群体和种族,它只是接收那些被允许进入其中的人。^⑤海客·保罗(Heike Paul)称,“熔炉”被视作一个神话,一方面提供凝聚力和不断发展的美国意识,另一方面是强迫文化适应和暴力同化的工具。“熔炉”在这一时期得到的“坏名声”,至21世纪初仍未完全摆脱。^⑥

“百分之百美国化”支持者对“熔炉”理念的解读,被20世纪初在纽约学术圈崭露头角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所沿袭。1915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文化多元主义”的鼻祖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指出,^⑦“大熔炉”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项目,其目的是消除移民文化,之所以消除不是因为来自非西北欧国家的文化低劣,而是因为“他们(按:美国白人)不能容忍‘差异’”。^⑧卡伦认为移民既不能也不应该被剥夺种族身份。熔炉无论作为现实还是

作为理想,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民族纽带既是非自愿的又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的衣着、政治立场、宗教和哲学,但不能改变他们的祖先。^⑨

卡伦指出,美国“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一个由各民族的联邦或共同体组成的共和国”。使用英语作为“其伟大传统的语言”,但为每个民族的“情感上的和自愿的生活”保留“自己独特的方言或语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避免的审美和智力形式”。在倡导“民族联邦”思想时,卡伦建议把美国想象成一个“管弦乐队”,而非“熔炉”。他提出了一种基于交响乐团形象的美国愿景——“文明的交响乐”。其中“每一种乐器都有其特定的音色和调性,建立在其实质和形式之上;正如每一种乐器在整个交响乐中都有其适当的主题和旋律,在社会中,每个民族都是天然的乐器,他们的脾性和文化是其主题和旋律,他们的和谐与不和谐都构成了‘文明的交响乐’”。^⑩

曾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的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也于同年提出了与卡伦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群体和个人一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不能被压制。在美国,人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来发展他们的能力,只有基于这种差异的发展,高水平的文明才能出现。一旦这些原则被普遍接受,少数族裔就会获得充分的自由,其权利也会得到保障,持久的和平就有了基础。^⑪1916年,时任《哈普斯周刊》编辑的诺曼·哈普古德(Norman

① Philip Gleason, "The Melting Pot: Symbol of Fusion or Confus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16, No. 1 (Spring, 1964), p. 37.

② Paul Lagasse et al., ed.,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81.

③ Edith Terry Bremer,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ocial Work with the Foreign Bor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62, Reappraising Our Immigration Policy (Mar., 1949), p. 143.

④ Philip Gleason, "The Melting Pot: Symbol of Fusion or Confus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16, No. 1 (Spring, 1964), p. 38.

⑤ Nathan Glazer, "Is Assimilation Dea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30, Interminority Affairs in the U. S.: Pluralism at the Crossroads (Nov., 1993), p. 123.

⑥ Heike Paul, *The Myths That Made America*,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4, p. 259.

⑦ 1924年,卡伦整理出版的论文集问世,在附言中说,他在“美国化”和移民相关文章中的立场,可以简单描述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这是“文化多元主义”一词首次以印刷品的形式在美国学术界亮相。参见 Horace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4, p. 11.

⑧ Horace 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 II: 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Nation*, Vol. 100, No. 2591 (Feb., 1915), p. 219.

⑨ Horace 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 II: 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Nation*, Vol. 100, No. 2591 (Feb., 1915), p. 220.

⑩ Horace 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 II: 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Nation*, Vol. 100, No. 2591 (Feb., 1915), pp. 217~220.

⑪ Louis D. Brandeis, "True Americanism", address delivered at Faneuil Hall, Boston, July 5, 1915, Social Welfare History Project. 可参见 <https://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issues/immigration/true-americanism-address-louis-d-brandeis-1915/>; Louis D. Brandeis, "Jewish Rights and the Jewish Congress", address delivered at Carnegie Hall, New York, January 2, 1916, 转引自 Robert Park and Herbert A. Miller, *Old World Traits Transplanted*,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 1921, p. 300.

Hapgood),在犹太裔美国人主办的《烛台杂志》上发文支持卡伦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不应该认为美国是一个人人都一样的地方。相反,“我们的希望应该是在一个几乎占据整个大陆的国家中拥有20种不同的文明,所有的文明都是和谐的”。^①受霍勒斯·卡伦影响极大的美国作家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②比布兰代斯和哈普古德更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反对“百分之百美国化版熔炉”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伯恩认为“美国主义”不应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美国应该将移民文化纳入“世界性的美国”,而不是强迫移民同化入以盎格鲁-撒克逊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之中。^③

文化多元主义者对“熔炉”的解读,重申了“熔炉”的“百分之百美国化”内涵。随着美国化运动销声匿迹,移民同化中的强制性因素消失,但是向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归同仍是大势所趋。“熔炉”呈现出一种单向的、因循守旧的盎格鲁式特征。究其原因,其一是虽然从理论上来说,“熔炉”理念在移民同化方面是民主且平等的,但由于不同族群的“文化势能”悬殊,故而各群体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并不会在新的美国文化中得到对等体现。^④美国的建国历史,决定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是其主流,所以,移民在接受同化时,表现出了对主流社会的归同,也在情理之中。其二是由于,在20世纪上半叶,限制移民的《1924年移民法》通过后,美国移民浪潮进入了40余年的平静期。虽然在移民同化过程中,移民和美国社会都在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发生改变,但美国社会多元化的发育程度,并不足以让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赢得相当的声量。1955年,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就曾表示,我们的文化同化基本上与我们的语言发展一样——这里那里有一些外来词,形式上有一些修改,但仍然是彻头彻尾的、毫无疑问的英语。盎格鲁-撒克逊类型仍然是美国的理想,为了成为美国人,所有其他因素都被改变

了,移民们自然而然地按照标准的美国人,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⑤这种说法清楚地印证了“熔炉”在那个时期的内涵。

三、“熔炉”准入门槛的设置

“熔炉”理念主张将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融合成具有美国特色的新产物。但在美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异族通婚是非法的,白人和有色种族所生的混血子女身份得不到保障。20世纪以来,美国的优生学家们更是从遗传学角度对“熔炉”理念提倡的异族融合行为大加抨击。1924年,在限制性移民法的国会辩论中,“熔炉”被作为解释美国移民政策问题的话语多次使用。《1924年移民法》通过后,“熔炉”被设置了明确的准入门槛。

在“熔炉”之中,种族混合似乎是种族接触的必然结果。但历史事实表明,早期美国的社会习俗和法律法规对异族通婚或“种族混合”(尤其是白人和有色种族之间)的容忍度很低。早在1661年,美国一些殖民地就颁布了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一旦违法,轻则罚款,重则奴役。^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美国内战时期。20世纪早期,“一滴血规则”被写入多个州的法律。该规则宣称,任何人只要有一个祖先是黑人,就被认为是黑人。美国多个州以此为依据,禁止黑白通婚。直至20世纪50年代,全美几乎一半的州都有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立法已从反对黑白结合,扩展到反对白人与蒙古人、马来人、黑白混血儿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结合。^⑦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推翻了许多反对异族通婚的法律障碍,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反异族通婚法违宪,不同民族通婚才得到法律承认。

此外,白人和黑人所生子女,其中许多是由于被奴役的黑人妇女被白人奴隶主强奸而致的,他们在法律上长期被当作黑人对待。黑白混血儿被

① Norman Hapgood, “The Jew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Menorah Journal*, Vol. 2, No. 4 (Oct., 1916), p. 202.

② 1916年,伯恩在一篇文章中,承认他的想法是由“去年卡伦先生在《国家》杂志上的杰出文章所激发”。可参见 Randolph Bourne, “The Jew and Trans-National America”, *Menorah Journal II*, 1916, p. 280.

③ Randolph Bourne, “Trans-National America”, in Olaf Hansen ed., *The Radical Will: 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7, p.252.

④ 伍斌:《历史语境中的美国“熔炉论”析论》,《世界民族》2013年第3期。

⑤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Revised edition, pp.21~22.

⑥ Naomi Zack, *Race and Mixed Ra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9.

⑦ Bárbara C. Cruz and Michael J. Berson, “The American Melting Pot? Miscegenation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15, No. 4 (Summer, 2001), p. 81.

称作“mulatto”,该词最早出现在弗吉尼亚州1656年“in Re mulatto”一案的判词中——“黑白混血儿被视为奴隶”。^①它的逻辑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美国人对黑人和白人种族混合的看法。1920年后,黑白混血(mulatto)一词才从联邦人口普查中被删除。

20世纪初,为了反对“熔炉”理念提倡的兼容并包融合思想,保持美国血统的“高质量和纯洁性”,美国多位生物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发起了一场“优生学运动”。他们的主张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他们认为新来的东南欧移民在基因上不如北欧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优生学支持者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就明确表示,北欧和波罗的海的人种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东南欧移民涌入会污染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这将导致美国的北欧种族灭绝。^②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直截了当地指出,投入熔炉中的东西决定了熔化后的产物。如果这些新人身体健康且精神敏捷,那么我们将在这里培养出一个新的种族,配得上继承这个国家缔造者的理想和传统。但是,如果进入熔炉的材料是一个多语言的民族组合,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都低于标准,那么除了产生一个劣等种族之外,没有其他结果。近年来,“我们并没有得到欧洲最好的一面”。^③很显然,在他看来,当时进入美国的东南欧移民,并不是欧洲人中的“上品”。

其次,他们坚信遗传比环境重要得多,移民们“不受欢迎”的特征是无法纠正或改善的。他们认为,新移民(19世纪80年代后来美国的东南欧移民)的堕落程度要比老移民(早年来美国的西北欧移民)高得多。^④大多数“疾病”,包括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应该鼓励拥有“良好基因构成”的人组建家庭,而所谓基因贫乏的“劣等”人应该被阻止生育。^⑤各种形

式的社会堕落——智力障碍、精神错乱、犯罪、癫痫、肺结核、酗酒、依赖,都植根于种族的堕落。因此,最好的社会政策不是关心堕落的人,也不是监禁罪犯,而是将他们从社会中消除,换言之,要消除新移民。

最后,他们断言两个不同品种杂交的后代永远不如本品种,“美国人”的血液与外国血液有任何混合,都会破坏这个国家血统的质量。美国著名优生学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认为,将美国比作“熔炉”,是错误的、愚蠢的。她最担心的是通婚问题。她认为纯种血统是最好的,甚至“欧洲不同种族”的结合也是危险的。^⑥夏洛特还在诗歌《熔炉》中写道:鸡蛋、黄油和面粉,加上牛奶、糖和葡萄干,会做出好吃的蛋糕。但如果把所有食材随意混合,那么只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这种奇怪的混合物——泔水。^⑦

综上,优生学家们不认为赞格威尔的“熔炉”理念有吸引力,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退化,会导致美国民族衰落。优生学家对移民大多持反对和限制态度。他们的思想在《1924年移民法》的国会辩论中充分体现。

在20世纪20年代的限制性移民法案辩论中,“熔炉”的形象从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种族坍塌变成了危险且运转不灵的工具。^⑧第一,不加选择地接收移民,会让熔炉无法熔化某些“渣滓”,美国将陷入危机之中。密西西比州民主党议员珀西·E.奎恩(Percy E. Quin)指出,如果对移民不加以限制,那么有些人可能会带着“反美精神、布尔什维克理想或其他各种危险思想”来到这里。美国的外来移民已经达到这个“熔炉”的最高熔化阈值了,无法熔化这些东西。^⑨阿肯色州国会议员乔林·蒂尔曼(Jolin Tillman)表示,在确定“熔炉”中的“外国人和不和谐分子”是否会熔化成“真正的美国公民”

① *In re Mulatto*, Mellwaine 504, quoted from Christine B. Hickman, “The Devil and the One Drop Rule: Racial Categories,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U.S. Censu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95, No. 5 (Mar., 1997), p.1174.

②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16, pp. 17-18.

③ Robert DeC. Ward, “Some Thoughts on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 15, No. 4(Oct., 1922), pp. 315-316.

④ Harry H. Laughlin, “Analysis of America's Modern Melting Pot”, *Statement to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67th Congress, 3rd session, November 21, 1922, Serial 7-C Washington, D.C., 1923, p.755.

⑤ Charles B. 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2, p. 219.

⑥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Is America Too Hospitable?”, *Forum*, Oct. 1923, p.1985.

⑦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The Melting Pot”, 参见 <https://www.poetrynook.com/poem/melting-pot>.

⑧ Tim Prechal, “Reimagining the Melting Pot and the Golden Door: National Identity in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Literature”, *Melus*, Vol. 32, No. 1(Spr. 2007), p. 47.

⑨ U. S. Congress,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ixty-seventh Congress Also Special Session I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LXI-Part 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1, p. 572.

之前,建议在今后几年里把所有的外国人排除在外。接纳欧洲的渣滓,会导致美国的稳定、伟大以及进步和成就受到威胁。^①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摩根·G.桑德斯(Morgan G. Sanders)表示,美国不可能永远是“熔炉”。因此,如果美国允许世界各地的人带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想和理想来到这里,而实际上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历史、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传统格格不入,那么,美利坚合众国就无法持久。^②

第二,将所有坩埚中的东西熔化成一种新成品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早在1921年,美国国会会在民立法的辩论中,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托马斯·S.威廉姆斯(Thomas S. Williams)就表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相信“熔炉”可以熔化各种已有的元素。但事实是,“熔炉没有熔化任何东西,他们要么是德国人,要么是爱尔兰人,要么是意大利人……”^③三年后,纽约众议员查尔斯·I.斯滕格尔(Charles I. Stengle)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将美国视作“熔炉”,认为“每个国家和特性的人都可以聚集在其中,从中会涌现出一大批彻底归化的美国公民”,是“一场美妙的梦”。美国城市中的外国移民聚居区、外国报纸、外语,会让人意识到“熔炉”是“一场可怕的噩梦”。^④肯塔基州国会议员拉尔夫·吉尔伯特(Ralph Gilbert)认为,成规模的不同移民居住在本民族聚居区,不可能经历所谓的“熔炉”。^⑤密歇根州众议员格兰特·哈德森(Grant M. Hudson)声称,“过去,我们曾为美国是世界‘熔炉’而自豪。现在移民从潮水变成了洪水,泛滥成灾……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是:是这个国家吸收移民?还是这个国家被移民所吸收?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生存和生活的根本性问题”。^⑥

第三,“熔炉”不堪重负,几乎停止了运转。宾夕法尼亚众议员哈里斯·J.比克斯勒(Harris J. Bixler)认为,美国爱国主义和美国理想的火焰无法融合大量的外国血统,外来移民生活在美国法律的保护之下,却心向其母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熔炉”几乎停止了运转。是美国应该叫停所有移民的时候了。^⑦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迪尔指出,过去100余年的移民浪潮,给了美国人一种美国是世界“熔炉”的信念。但过去25年的经验表明,令人遗憾的是,“大熔炉”的能力已经超负荷,融合几乎已经停止。到1920年为止,美国有超过1/3的白人不是在外国出生,就是有外国血统。他们仍然是异类。他们愿意分享美国的利益,却不愿意承担责任。^⑧

《1924年移民法》通过后,亨利·普拉特·费尔柴尔德(Henry Pratt Fairchild)毫无遗憾地预言,20世纪20年代的限制性移民法律终结了“大熔炉的美国”,这一符号已被严重破坏,以后的学者不会再使用它了。^⑨美国学者蒂姆·普查尔(Tim Prchal)表示,“到1924年,大熔炉似乎失去了光彩和敬畏”。^⑩《纽约时报》刊文,因为《1924年移民法》,“美国熔炉终结了”。^⑪

但事实并非如此,主张限制移民的人,在利用“熔炉”作为话语,申明自己的立场时,实际上为熔炉划定了边界。《1924年移民法》以1890年人口普查为基础,规定了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时在美生活的该国人数的2%;对于西半球的拉丁美洲移民,由于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大量农场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考虑到现实需求,《1924年移民法》并没有限制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国的移民。^⑫至于亚洲人,只要有

①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irst Session of the 68th Congress, Vol.65, Part 6, p.5865.

②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irst Session of the 68th Congress, Vol.65, Part 6, p.5866.

③ U. S. Congress,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ixty-seventh Congress Also Special S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LXI-Part 1, 1921, p. 958.

④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irst Session of the 68th Congress, Vol.65, Part 6, pp.5848-5849.

⑤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irst Session of the 68th Congress, Vol.65, Part 6, p.6260.

⑥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irst Session of the 68th Congress, Vol.65, Part 6,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4, p.5640.

⑦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irst Session of the 68th Congress, Vol.65, Part 6, p.5738.

⑧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irst Session of the 68th Congress, Vol.65, Part 6, p.5823.

⑨ Henry Pratt Fairchild, *The melting-pot mistak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6, p. 11.

⑩ Tim Prchal, “Reimagining the Melting Pot and the Golden Door: National Identity in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Literature”, *Medius*, Vol. 32, No. 1(Spring, 2007), p. 30.

⑪ David A. Reed, “America of the Melting Pot Comes to End”,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24, Section XX, p. 3.

⑫ U.S. Congress,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The Statutes at Lar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8th Congress, Session 1st, Chapter 190,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5, pp. 153-169.

1/2 或 1/4 亚洲血统,无论其出生地在何处,均不可移民美国。与亚洲裔通婚的美国人将失去其美国公民资格。^①这一规定“暴露了美国‘民主平等’的虚伪本质”。^②该法案的通过,划定了可进入“熔炉”的移民数量和种类。

此外,《1924年移民法》通过后,“熔炉”话语并未退出学界讨论和大众舆论,它仍被用作一种描述性话语和分析工具。如,1944年,美国教育家鲁比·乔·里夫斯·肯尼迪(Ruby Jo Reeves Kennedy)将“熔炉”作为描述宗教共同体的话语,通过分析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从1870年到1950年的婚姻记录的报告,得出结论:一种“三重熔炉”式的同化正在通过异族通婚发生。其中,“三重熔炉”分别指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在三个宗教分区内,不同的民族关系正在融合。^③1955年,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出版了《新教—天主教—犹太人:美国宗教社会学随笔》,书中他对肯尼迪的“三重熔炉”思想进行了回应和重申。他认为,美国已经从拥有多样性种族的“移民之地”变成了“三重熔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根据宗教术语定义的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个亚群体来识别和定位自己。^④1954年,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Stewart)在其著作《美国的生活方式》中,对“熔炉”的概念进行了修正,他认为,我们的文化同化不是发生在“熔炉”中,而是发生在“变形炉”中,在这个“变形炉”中,所有的成分都被转化和同化为一种理想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⑤到1963年,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熔炉之外》面世,在二战后美国一片和谐一致的声音中,他们石破天惊地声称,从将美国移民融合为一个新种族的角度来说,“熔炉从未发生过”。^⑥此后,“熔炉”在美国学界和社会中又掀起了新一波的讨论。

在公众舆论方面,在目前最大的在线报纸档案

网站(Newspapers.com™)进行检索,以“熔炉”作为关键词,将时间段分别限定在1908—1923年和1924—1939年,^⑦得到的检索数据分别是41916和34297条,同比下降约18%。这个数值并不足以证明“熔炉”符号已被破坏,反而显示“熔炉”在大众舆论中的讨论度仍然很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熔炉”并未失败,更未“破灭”,它只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继续生长。

四、结 语

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为应对异质的东南欧移民进行了多种尝试,主张包容所有移民并让其民主、平等地同化的“熔炉”理念,主张强制移民尽快融入主流社会的“美国化”运动,力求保持本民族特性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从生物学角度挑选和排斥移民的“优生学运动”,正在蓄积力量的反移民团体,几乎于同一时段内在美国登场亮相。其中,“熔炉”理念以舞台剧的形式传播,辐射面积广且极具趣味性。同时,它既具有现实性特征,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和西北欧白人移民内部通婚结合的现实状况;又兼具虚构性和浪漫性特点,承诺所有来到美国的移民都能在“熔炉”中变成美国人。最重要的一点是,“熔炉”理念的立场处于偏右的“美国化运动”“优生学运动”和偏左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中间。“熔炉”的这些特性,让同时代为解决同一问题进行探索的美国化主义者、文化多元主义者和优生学家均将其引入他们的叙事之中,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或批判、或注解。在这个过程中,“熔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适应时势的多样性新内涵,又让“熔炉”理念得以长时间活跃在学界和大众舆论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之前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裔

① 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当时虽未加入美国联邦,但其居民拥有“准美国公民”身份,故1924年移民法中对亚洲人的排斥条款,并不波及菲律宾人。

②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

③ Ruby Jo Reeves Kennedy, “Single or Triple Melting-Pot? Intermarriage in New Haven, 1870-195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9, No. 4(Jan, 1944), pp. 331-332.

④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Second edition, p. 56.

⑤ Stewart, George R., *American Ways of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54, p. 23.

⑥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1963, The M.I.T. Press, p.5.

⑦ 选取1908—1923年作为其中一个检索时段,是因为这一阶段是《熔炉》首演到《1924年移民法》通过的时间;另一个检索时段定位1924—1939年,是为了选取相同的间隔时间,以便计算同比增长率。<https://www.newspapers.com/>.

和群体都开始要求美国社会承认其权利和身份。美国颁布《1965年移民法》以后,亚洲和拉丁美洲人占据了新入境移民中的多数。“熔炉”理念与社会现实之间似乎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所代表的同化叙事一度被颠覆。此后,面对白人人口比重下降、移民民族性日益突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式微的状况,深感焦虑的美国主流

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又强势呼唤“熔炉”回归。^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熔炉”这个未完成的、有生命力的理念,值得继续探究。

【作者简介】梁春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Social Movements and Trends of Though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Reshaped the “Melting Pot Theory”

Abstract: In the discourse about im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Zangwell's "melting pot" idea was a key rhetorical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Americans' changing cond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dea, it is a kind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discourse that embodies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and has both reality and fiction. After experiencing the baptism of reality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he operation mode of "melting pot" has been clarified and reshaped, and the entry threshold of "melting pot" has been limited.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melting pot", it has clarified its development vein and different aspects; It also dispels the stereotype that 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symbolizes the failure of the "melting pot".

Key Words: Melting Pot, Immigrant, Assimilation, Reinvention

^① Rudolph J. Vecoli, "Return to the Melting Pot: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ightie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5, No. 1 (Fall, 1985), pp.7~20.

欢迎订阅

现已可在邮局订阅2024年《历史教学》(下半月刊)全年期刊。扫描右侧二维码,即可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购买订阅。



还可以从我刊微店购买散刊,扫描右侧二维码即可进入。



购买电子刊物,可进入《历史教学》综合服务资源平台,扫描右侧二维码浏览平台。

